



HUA DENG

花灯

吴加敏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花灯



吴加敏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灯/吴加敏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624-5105-1

I.花…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5665号

重庆乌江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花灯

吴加敏 著

策 划:重庆市作家协会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喻为民

版式设计:曾滢媛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75 字数:284千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105-1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爱也花灯，恨也花灯；乐也花灯，苦也花灯。

——题记

目 录

1919年冬天	001
1939年冬天	036
1945年冬天	070
1949年冬天	096
1958年冬天	126
1961年冬天	171
1968年冬天	217
1978年冬天	296
1988年冬天	313
1999年：冬天之后是春天	343

1919年冬天

又要到跳花灯的日子了。

又有一段宣泄情感、有酒有肉有人敬重的生活等待着白粉墙。

白粉墙村是一个土家族山寨，坐落在武陵山脉中偏远的山沟里，有一片不算小的良田。一座武陵山区随处可见，不奇不险的山坡挡在村子前面，水边溪挨近坡时就倏地仄逼，绕着坡脚狭窄地流出来，让人无法行走。一条石梯子路绳子样搭过坡去，绳子的尽头便是白粉墙。

花灯伴随了白粉墙村千百年的日子，也给白粉墙村人带来了窄窄的欢乐。这欢乐虽不宽阔，但真实，伸手可得，是山里人想要的。

白粉墙花灯班的活动每年都集中在严茂章家。严茂章的父亲严添东是白粉墙花灯班的掌调师。进入冬月以后，山里飘了雪，封了险要的山道，人们的活动范围变窄了，村里的花灯班又开始聚集在严茂章的白房子里，商量春节跳花灯的事。白粉墙有跳花灯的传统，每年正月间除了在村子里跳外，花灯班还要走遍邻近的村寨，甚至把花灯跳到湖南、湖北、贵州的边界去。据上年纪的人说，有白粉墙这个村子的时候就有了花灯。

严茂章是个精明的汉子，35岁，壮实，为人豪爽。妻子陈

彩莲正给他怀着第三个娃儿，腆着大肚子，快要临产了。陈彩莲已经给严茂章接连生了两个女孩，按照花灯的传统，女子是不能跳花灯的。在白粉墙，以往跳花灯最得要领的都出在严家。所以在小女能蹦跳之后的1918年仲春时节，严茂章闷闷地坐在屋门槛上，眼睛出神地看着对面的远山，对妻子陈彩莲说：“彩莲，花灯不能在我这辈断线，接着生，给严家生一个跳花灯的！”陈彩莲对严茂章从来是百依百顺的，当晚就梭进精力充沛的丈夫怀里缠绵。小两口不出一个月时间，赶在春耕前就把事情做出了眉目。

陈彩莲是邻村枫香坪的美人，18岁时嫁过来的。她面容娇媚，身段柔软，胸脯饱满，说话唱歌甜甜的，声音特别好听。杨家勤曾流着涎水对严茂章说：“茂章，你狗日的福份好，夜里搂个水灵灵的妇人睡。”严茂章坐在山梁上，目光落在山坡下的寨子里，说：“家勤，你婆娘也不错啊，你也有吃着碗里贪锅里的胆？妇人嘛，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长法。”两人爽朗的笑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严茂章是花灯班到枫香坪跳花灯时看见陈彩莲的。当时陈彩莲才17岁，穿着一件花棉衣，躲在母亲背后看白粉墙的花灯班表演，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得极认真，身子不时伏在母亲的肩头哧哧地笑。

白粉墙的花灯班到达时，枫香坪已在院坝里用庖斗搭好花台（简易舞台），在院坝中央重叠了数张八仙桌。两盏正灯置于院坝的上方，狮子灯、鱼灯、兔灯、马马灯、牛头灯、莲花灯等动植物灯立在四周，燃着的松油火苗闪烁不定地透过灯笼，照出跳灯人和观灯人的脸来。因院坝聚满了人，狮子灯在前面开路，边唱边舞，众人便憨笑着往后退去几步，拱出了一个不宽不窄的场地来，算是表演的地方了。此刻，锣钹就不失时机地敲响了，鞭

炮也抢着在院墙里炸响。在鞭炮炸响的方向，人群呼地涌动，裂开一个缺口，鞭炮吐出的烟雾趁势弥漫过来，把人群的影子，把跳灯人的影子，把整座院子密密地笼罩起来，细细地散。花灯便在《观灯调》的唱腔中跳了起来——

庄稼老二来看灯，
转回家中办阳春，
办得稻谷顺田倒，
办得黄豆遍地金。

看牛娃儿来看灯，
转回家中看养牲，
看得牛来牛成对，
看得马来马成群……

在浓得呛人的烟雾里，狮子灯、鱼灯、兔灯、马马灯、牛头灯围着跳灯人自由地穿梭起来，时隐时现，仿佛来自地底或天外，让原本和善的面孔变得狰狞和粗野。执灯的人凭借灵巧的动作，常常趁人不备，将手里举着的动物灯瞬息挣脱烟雾，探出身来，把灯送到某个妇人或小孩的眼前，让夸张变形的动物大嘴搅和出一片尖叫，继而引发哄堂大笑。笑声刚爆，那灯转眼又退隐烟岚，不见了踪影。包括枫香坪人在内的所有观灯人都弄不清楚白粉墙花灯班使了怎样的魔法，让鞭炮燃放后的烟雾久久不散，一直要等到赖花子和幺妹子飞上高台后才有去意。

严茂章是偶然瞥见陈彩莲的。那双晶莹深邃的眸子从迷雾里浮出来时，让他心头一热，接着又飞快地盯了一眼她那在火光里跳跃的樱桃小嘴。严茂章跳丑角，对襟外套上反穿羊皮袄，头戴草编窄沿帽，扮赖花子。当时，他正在重叠的几张方桌上跳花

灯，踩着眼底下流动着的薄薄雾霭。在两层以上桌子上跳花灯又叫跳宝塔，是白粉墙的绝活，仿佛只有白粉墙的人能跳。出了白粉墙，花灯就成了另外的版本。

在弦乐的伴奏下，掌调师严添东正领着一拨人唱《十画》——

一画奴的头，
头发黑油油，
梳起盘龙滚绣球，
哥哥把你求。

二画奴的手，
走起风摆柳，
十指尖尖白如玉，
牵着哥哥走。

三画奴的口，
爱哥不怕丑，
风吹雨打心不变，
跟着哥哥走。

枫香坪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把双手交叉插进棉衣肥厚的袖管里，歪着头，伸长脖子，扯起嗓门，肆无忌惮，大有不把喉咙震破不罢休的架势。枫香坪人响天响地的歌声，把屋后林子里的鸟也惊飞上了黑黑的天空，不时从远处传回嘎嘎的鸣叫。白粉墙花灯班的人由此更加疯狂，感觉身体里的血开始燃烧。

严茂章在窄窄的方桌上轻松自如地走矮桩，翻跟斗，围着幺妹子旋转，脚如同粘着坚实的大地般牢固，让枫香坪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严茂章恰好做完扑蝶动作，身子刚停稳，目光正越过

扇沿就看见了陈彩莲，看见了那双纯洁无瑕的眼睛，那张面似桃花的脸。他发现那双眼睛并不像其余人那样的惊诧，只是专注，痴迷。两双眼睛仅瞬间的碰撞，严茂章便牢记住了，牢记住了那个美人儿。他正想细看，锣钹紧接着又铿锵激越，把他抛进花灯的世界。他接连在高高的方桌上翻了好几个跟斗，舒畅如行云流水，让枫香坪的人终究没看得出个头绪，眼眶里只留下一个风中的影子在空中飘来荡去的印象。接下来的表演中，严茂章的目光便老偷偷地朝一个方向投去。他发现那双眼睛同样也不时朝他射过来一道胆怯的光。因为有了那道别样的目光，严茂章跳得更投入了，仿佛是灵魂在舞蹈，飘逸，自信，出神入化，把白粉墙花灯跳出了一种超越从前的境界，连他父亲在内的花灯班都感到吃惊。事后严添东沾沾自喜地说：“严家的血脉就是沾着花灯的魂。严家生是花灯的人，死是花灯的鬼！”

跳完花灯，枫香坪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命人将早已立在墙角的两根松油火把点燃，伸出手臂挥去，大喝一声：“宰羊！”

鹤发童颜老人的话刚落，便见一壮汉将一头肥羊从屋侧的猪圈边使劲拖出来。羊使出力量与壮汉较劲，“咩——咩——”地叫，其声凄婉而苍凉，仿佛遇到了豺狗的袭击。剽悍的壮汉猛地发力，呼地把挣扎的羊扯到燃着火把的墙角。老人这才挺起胸膛走向堂屋祭祀列祖列宗的神坛前，接过跟在身旁的汉子递过来的蜡烛点燃，插在烛台上，又在祭台上取了三根香，送到蜡烛的火苗上点着，然后将飘着青烟的香横置于手掌里，嘴里念念有词，朝祖宗三鞠躬，再将香插在香炉里。朝拜完祖先，老人转身走出堂屋。

见老人出现在屋檐下，墙角的几名壮汉一涌而上，将那只肥羊按在一根长木凳上。先前牵羊的那名汉子从腰间嗖地拔出一把尖刀，手起刀落，只见一道寒光闪过，一股鲜血即从肥羊的脖子间喷射出来。肥羊垂死挣扎时的叫声马上被人群的欢呼声淹没

了。不一会，腿还在伸曲颤抖的肥羊被壮汉们疯狂地吆喝着高高举起，在原地转了几圈，便将其投进旁边刚倒入一挑开水的木桶里。羊在冒着热气的开水里搅拌了一阵，壮汉们又将其提起放回木凳上。眨眼工夫，壮汉们鬼斧神工般刨去羊毛，便将羊的一只后脚挂到系在橙子树的铁钩上。身子倒悬的肥羊除去毛后，火把闪动的光芒舔着它雪白光滑的皮肤。开膛破肚，下水水除内脏，整个过程在壮汉们的手里干脆利落，像破一根楠竹。一只生命力旺盛的羊瞬间从羊变成了羊肉。羊从橙子树上放下来后，壮汉利索地砍下羊的一只前腿和后腿，提在手里，跟着老人进了堂屋。

老人神情庄严，站在祖宗的神位前先鞠了躬，然后转过身来，喊道：“请白粉墙花灯班的严茂章到堂！”

听到老人的喊声，严茂章大步走上阶檐，跨进门槛，停在老人站的地方，朝枫香坪神坛上的祖宗三鞠躬，然后转身面向老人。老人提高嗓门说道：“白粉墙花灯班今到我枫香坪，跳花灯，送吉祥，消灾辟邪，保佑枫香坪之平安，不胜感激。现奉上羊腿两只，祝白粉墙灯火不灭。请笑纳！”老人随即从身旁的壮汉手中接过羊腿，郑重地交给严茂章。严茂章接过羊腿后，立即高高举过头顶，走出堂屋，站在阶檐上。院子里顿时一片欢腾，枫香坪的许多村民高喊着严茂章的名字蹦跳起来。被眼前热闹场面感染的严茂章眼眶渐渐潮湿了，他将手中的羊腿当蒲扇使，走了一段花灯矮桩，使得枫香坪的人愈加狂热……

仪式完毕后，枫香坪的人照例给白粉墙花灯班打发了红包，准备了醪糟鸡蛋糍粑和酒。老人差人抬了三张八仙桌到堂屋里，摆成品字形，并吩咐厨房弄夜宵。严茂章一直注意着那女子，生怕她消失在院门外的黑暗之中。众人散去时，那女子仍然没走，在院子里走动，仔细地观看靠在墙壁的灯笼。堂屋里闹哄哄的，几个妇人正忙着摆碗筷，往返于堂屋与厨房之间。见宵夜还要些时辰，严茂章便偷偷地溜出堂屋，朝那女子站的地方走去。那女

子似乎已察觉了身后的来人，就是不敢转过身来，佯装认真地看那些扎得精巧的灯笼。在严茂章的眼里，处在堂屋暗淡灯光透出来的亮痕里的女子的后影儿照样迷人，丰腴的臀，细致的腰，柳一样的身段。严茂章定了定神，鼓足勇气地问：“看哪样呀？人都走完了。”女子的身子微微地抖了一下，才转过身来，羞怯地答：“看灯。你们的灯扎得真好看。”严茂章说：“花灯跳完了怎么不走？”女子嫣然一笑：“你让我上哪里去？这是我家，你们就是在我家跳。”严茂章的心一下子变得踏实，说：“你不去厨房凑人手？”女子说：“有我妈在那里。”严茂章问：“到过白粉墙没有？”女子摇摇头，说：“没有。”严茂章说：“白粉墙外面是山，里面平。”女子眨了一下眼睛，低声地问严茂章：“你是白粉墙的？”严茂章盯着她回答：“嗯，白粉墙的。”女子说：“干吗以前没见你来枫香坪跳过花灯？”严茂章说：“以前是我爸跳。”女子说：“我就爱看白粉墙的跳花灯。”严茂章问：“为哪样？”女子的脸热了：“不晓得，就是喜欢看白粉墙的。”严茂章鼓足了勇气，问：“你叫哪样名字？”女子把脸扭到一旁：“陈彩莲。”严茂章问：“有人户了吗？”女子的身体猛抖了一下，声音有些颤动：“问这干吗？”严茂章说：“随便问的。”恰好些时，堂屋里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吃醪糟喽！”闹哄哄的堂屋里掀起了新一轮高潮。妇人打的这个岔，使本来话已到嘴的女子慌乱了，她红着脸，低头说道：“你不去吃醪糟？你们来的人都在吃哩。”严茂章双目逼视着她，说：“还没有回我刚才的话哩，有人户了吗？”女子的心怦怦急跳，隔了好一阵才说：“没有。我要去吃醪糟了。”说罢身子从严茂章面前经过，快步朝堂屋走去。严茂章发现她走路的样儿也逗人喜欢，身段儿柔柔的，腰肢轻轻地扭。女子打严茂章身边经过时，他闻到了一股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奇异香味。他过去从未闻到过这样的香味。严茂章周身腾起了热浪，心口也跟着紧起来。

严茂章趁人不备溜进堂屋时，被跳幺妹子的杨家勤瞅见了，便端了一碗热醪糟走过来递给严茂章，问：“上哪去了？吃吧，填填肚子，好赶路。”严茂章嘿嘿地笑着接过醪糟，蹲到屋子里光线阴暗的地方慢吞吞地吃起来。他不时偷偷地瞅同在屋子里另一处，坐在矮椅子上斯文地喝着醪糟水的陈彩莲。他发现陈彩莲同样也不时偷偷地拿眼光盯他。在严茂章的眼里，陈彩莲的眼眸子跟刚剥开的枇杷核一样有光亮。

喝完醪糟，妇人们便把腊肉、花灯米、羊杂汤、菜豆腐等和新烤的红苕酒端上桌子。红苕酒的度数低，口感好，不易醉，用土办法酿造，是枫香坪的特产。严茂章和杨家勤被安排坐上席，严添东与枫香坪的主事长者上座。男人们坐上桌子后，陈彩莲就被一妇人叫走离开了堂屋。严茂章猜想叫走陈彩莲的是她母亲。在枫香坪老人的主持下，能喝酒的男人都敞开肚皮狠狠地喝了一回。

酒过三巡，枫香坪的男人，包括老人、宰羊的壮汉都频频地敬严茂章的酒，夸奖他跳花灯的才华。枫香坪男人的酒量不及白粉墙的男人。每年跳花灯时枫香坪的男人都想方设法灌白粉墙男人的酒，到头来都是以主人先醉倒几个，客人个个清醒收场。白粉墙的男人习惯喝烈性的包谷酒，那酒狠，劲足。白粉墙的男人喝枫香坪的红苕酒如同喝井水，挡不上瘾。严茂章今夜的心思不在喝酒上，在消失了踪影的陈彩莲身上。在席间，他一言不发，别人敬酒来者不拒，也不知喝了多少，只是身子被枫香坪的热情灌膨胀了，没醉。他知道花灯班里威望最高的应是班主——他的父亲严添东，但在外人的心目中，扮赖花子的他更是不可忽略的人物，是他把吉祥和光明带给大家的，人间的灾难也是在他的诅咒中消失掉的。故每走到一处，他受到的礼遇往往高于他的父亲。

从枫香坪回白粉墙长长的十几里路上，严茂章跟在人群后面

没说一句话，脑壳里总晃着那个美人儿。拢屋时严添东见儿子一直沉默不语，便问：“茂章，怎么啦？一头闷牛。”

严茂章一言不发地脱完赖花子服装，又到屋旁的水边溪洗了脸后，在岸边坐了很久，看朦朦胧胧一河溪水静静流淌，才回到家里对严添东说：“爸，找人去提亲。”严添东一愣：“提亲？想转了？要娶白金花？”严茂章说：“不是她，是枫香坪的。”严添东问：“枫香坪？你看上了哪家女子？”严茂章说：“陈家的，叫彩莲。”严添东说：“你妈正找人上白家提亲哩。”严茂章说：“白金花我不要，我要枫香坪的。”严添东说：“那还得看人家有不有人户才行。”严茂章说：“没有，她亲口对我说的。她说她还没有人户。”严添东说：“等过完年，跳完花灯，我和你妈就找人去。”严茂章说：“爸，得抓紧点，过年是提亲的旺月。”严添东说：“明天就让你妈去办这事。赶紧睡哩，花灯还没跳完，得把体力养足。”严茂章说：“爸，这事一定得办成，哪怕多花钱。”严茂章说罢便进屋关了房门，一头倒在床上，回忆起今晚见到的陈彩莲来。

白金花是寨子里的，住在村西的水边溪畔，是白朝君家老三，当姑娘时跟严茂章到山坡上放过羊。水边溪是村子旁的一条小河，河水清明，河岸布满干净的岩石，长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花，到春天时蓬蓬勃勃，宛若一床毛茸茸的绿毯。白朝君家在白粉墙属富足人家，田土多，山林多，喂牲口也顺当。白金花是寨子里和邻村的一些后生做梦都想娶的女人。白金花十三四岁时到山坡上放羊总爱跟着严茂章，大大咧咧地说话，间或还把家里的花生杏子和她父亲到森林里打到的野猪弄成的腊野猪肉带到山坡上送给严茂章吃。严茂章把花生杏子和腊野猪肉吃了，可老是对白金花看不中眼。严茂章看不惯白金花的主要原因是嫌她的屁股太大，胸脯太小。严茂章也不晓得五官清秀的白金花小少年

纪身体怎么长成这样的形状。别的姑娘都不长这样的大屁股，除非等生了娃儿才慢慢变大。严茂章最不满意她的就是每当两家的羊群中有公羊骑母羊的背时，白金花先要奔过去拿竹鞭抽打公羊，跺脚骂上几句，然后斜睨严茂章一眼，将丰腴的身子背对交配的羊，独自在那里红脸。这时候严茂章就要看见她腰肢下的大屁股，便要将她同那些顺从的母羊联系在一起。严茂章见着她的大屁股时心里就要发腻，极像过年顿顿吃红烧砣子肉那样的烦闷。

杨家勤不止一次对严茂章说：“茂章，白金花对你有意。她放羊老爱跟着你，见你在另一匹山上，她撵着羊也要跟过去。”严茂章说：“家勤，我这辈子不找小奶子女人做媳妇，不找白金花。”杨家勤有些悲哀：“茂章，我跟你不一样，我家条件差，将来娶媳妇，只要是女的就行。”严茂章说：“家勤，也不至于这样。女人，天下多的是。”杨家勤摇摇头，轻叹一声。

后来，在夏季一个晴朗的午后，当时蓝天上的团团白云如影随行，五颜六色的蝴蝶在阳光里翻飞，严茂章在山坡上对跟着自己的白金花讲：“金花，山坡这样宽，今后不要老跟着我。你放你的羊，我放我的羊，只要不在一起就行。”白金花的脸顿时白得如同一张纸，呼呼地出着粗气，半天没有吱声，牙齿紧紧地咬住嘴皮，泪水在眼眶里打旋。恰好这时，严茂章家的一只公羊追逐着骑上了白金花家的一只母羊。一对羊经阳光照耀投射在草地上连在一起的影子不停地抖动。白金花见了猛地跑过去，狠狠地踢了严茂章家的公羊一脚，嘴里含混不清地骂了些脏话。严茂章没听清楚白金花骂的什么，只感觉她肯定连他也骂了。白金花这一脚下得挺重，像是在报复严茂章。严茂章家那只壮实的公羊从白金花家那只温顺的母羊背上翻滚到地上，咩咩地叫了一通，逃到了羊群中间。白金花冲着严茂章吼：“我恨你家的公羊！也恨你！”然后转身一溜烟地跑下山去，把她家的一群羊全扔给了严

茂章。严茂章复杂地看着她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那个不停摆动的大屁股把严茂章的眼睛撑得发痛。

当夕阳西下，山里的风变得凉爽，夜幕快要降临时，白金花仍然没有到坡上来撵她家的羊回圈。严茂章只好把自家的羊和白金花家的羊同时吆喝下山。严茂章淌着一身汗把羊群赶到进寨子的一棵银杏树旁边时，白金花突然闪出身来，挡在路上。白金花家的羊见到了主人，纷纷亲热地叫着朝她围拢去。白金花胆怯地说：“茂章哥，你没生我气吧？我一直在这树下等你。我明天还要与你一起去放羊！”说话时白金花白白的手指不停地扯着蓝花布衬衣的衣角，乞求的目光一直投向严茂章。严茂章看着白金花可怜的样子，没有说话表白可否。白金花赶着自家的羊朝另一条小路回家去了。严茂章远远地看着那个扭动不止的大屁股与那十几只羊一道消失在沉沉的暮霭里。

山里起风了，水边溪的潺潺流水声裹挟在风中卷遍了整个寨子，月亮翻过山坳往蓝色的天幕上爬，朦胧的光亮从窗户里流泻进屋子。严茂章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眼前老晃着枫香坪那个女子的笑靥，像传说中的狐狸精一样纠缠他，折磨他，吸着他身体里的力量。严茂章自打看见陈彩莲之后，心就变得空落落的了，跳花灯也不如从前那样的专注，感觉这一年正月跳花灯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个年头都漫长。严添东见儿子成天心神不定的样儿，也不顾情面，当众骂了他：“狗日的怎么啦，这是跳宝塔，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掉下桌子要断肢断腿断腰杆的。人残了哪个女人还要你？狗日的！”跳幺妹子的杨家勤急忙挨过来，悄声说：“茂章，你爸说得对，跳花灯得用心，走不得神。”严茂章挨了骂，便把心思调了过来，认真地对待花灯。但一下了桌子，丢下扇子，脱掉羊皮袄，心便又飞向了那女子。

就在严茂章与父亲说上枫香坪陈家提亲的第二天，母亲胡

桂娥天亮起床，煮了猪食，弄了早饭，换上干净的衣服，便提着腊肉和酒去了媒人家。不几天功夫，媒人就把枫香坪陈家的话带过来了。严茂章的母亲胡桂娥张罗了一桌子菜款待媒人。媒人刚踏进严家的门槛时，坐在院坝修补灯笼的严茂章心里便打起了鼓，并不时偷偷地观察媒人的神情。媒人接过胡桂娥递上的茶水喝了几口后，才不紧不慢地说：“大妹子，成了，成了，陈家答应放人，明年冬月间办喜事。”胡桂娥说：“这么顺当，多亏了你帮忙。”媒人说：“陈家父母开初还不肯松口，倒是彩莲女子把他们嚷得心软的。我悄悄问彩莲时她说她见过你们家茂章。这女子，还蛮钟情的。”胡桂娥从媒人嘴里得了话，高兴得眉开眼笑，赶忙到厨房弄饭菜。胡桂娥进厨房前对媒人说：“你先坐一会，我这就去厨房弄夜饭。”媒人说：“夜饭还早哩。”胡桂娥说：“不早，吃了，添东和茂章还要去跳花灯。”

席间，媒人对严茂章说：“茂章，你运气好哩，彩莲姑娘还没有人户，陈家已答应把彩莲送你做媳妇喽。要是晚去几天，就不定被别的人占先了。运气，嘿嘿，人就得讲点运气。”胡桂娥一边给媒人挟菜一边朝严茂章使眼色：“茂章，还不快谢恩人。”严茂章连忙起身给媒人斟酒，嘴里含含糊糊地念着感谢之类的话。媒人对胡桂娥说：“谢哪样，是茂章这娃儿争气，会跳花灯，把彩莲的心给勾住了。茂章这娃儿聪明，花灯跳得好，歌唱得好，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晓得他是跳花灯的行家里手哩。能跳花灯，有时比家里多几丘田都管用。”胡桂娥笑得合不拢嘴。媒人又说：“大妹子，把礼物备好，等春耕时，我领你们家茂章踏陈家的门，把亲认了。认了亲，这门婚事就牢固了。”见儿子的婚姻这么顺当，胡桂娥的头在媒人面前点得跟鸡啄米似的，不停地往媒人的碗里倒酒，邀她吃菜。媒人挺能喝，就是严添东这样海量的男人都陪她不到边。

媒人酒足饭饱，一屁股转背，摇摇晃晃的身影消失在村口那